



# 狼窝恋

刘春友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狼的世界，神秘而阴森，多少人写了人与狼的搏斗，恐怖的场景令人战栗。

这部小说却写出了另一个狼的世界，它们有严密的群体组织，不可动摇的合作法则，自然奔放的情爱和追求自由的意志。作家以多年对狼的研究为基础，淋漓尽致地呈现出狼群的本相，那劲健的笔调、雄浑的风格无处不给读者以奇妙的感受。

小说中的人，与狼有同甘共苦的生涯。在塞北荒原，一位满腹经纶的教授投入了狼的世界，与狼共舞。其经历惊心动魄，怪异不凡。人性与狼性之间终于有了无言的对话，风雪荒原中诞生了一曲人与狼共存的苍劲之歌。旋律间还融入了一个哀怨婉委的女声，她就是……

《狼窝恋》就是这样一部奇书，一部前人没有写过的神奇故事，它有自然的风、有奔腾的狼影、有至深的情爱，有深邃的玄机，任何一个读者，都会从中领悟到大自然的伟力和人生的乐趣。

## 序

陈思和

吉林作家刘春友给我送来了一部书稿，书名《狼窝恋》，二十五万字，希望我阅读并为之作序。读了这部很有艺术感染力的长篇小说有着一一种得天独厚的艺术享受。待我读完，掩卷深思，不由地生出李白笔下“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意境来。

这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长篇佳作。作家给我们讲了东方人的“与狼共舞”的故事。在美国，由于白种人的文明是在初期殖民者的血腥政策下完成的，今天来重读“共舞”，多少含有种族忏悔的意识。然而在中国，人们对狼的成见恐怕完全是由狼的凶残本性而至，可是一旦到了认识“人的世界”有时还不及“狼的世界”的时候，说明人对自身的“恶”的本质有了比较深入的感受。如果说，把这种感受写出来也属于“忏悔”，即人对自身“恶”的认识的深化。宇宙间，就是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着的怪事，人与人，人与狼，人与其它，都要在这个怪圈中徘徊、生息、繁衍。这是一种难以逃避的宿命。

二十年前我曾读过一部前苏联的小说《围猎》，作家名叫库利科夫，写一只母狼在生存、配偶、繁殖的同时，还需时时悲剧性地挣扎在人这种两脚动物的追捕之下，结果终于被人捕

获。小说最后写一个孩子看见那只死去的母狼吊在树上等待剥皮，他伸出手指碰了一下狼的胸脯，那乳房里慢慢流出了白色的乳汁，原来它正在怀孕。我记得很清楚，这个细节当时于我象雷击一样，白白的乳汁在我眼前流得遍地都是，恰似人性的无边无际……

作家刘春友的《狼窝恋》却写出了另一个狼的世界，它们有严密的群体组织，不可动摇的合作法则，自然奔放的情爱和追求自由的意志。作家以多年对狼的研究为基础，淋漓尽致地呈现出狼群的本相，那劲健的笔调，雄浑的风格无处不给读者以奇妙的感受。作品中的人，与狼有同甘共苦的生涯。在塞北荒原，一位满腹经纶的教授投入了狼的世界，与狼共舞。其经历惊心动魄，怪异不凡。人性与狼性之间终于有了无言的对话，莽莽荒原中诞生了一曲人与狼共存的苍劲之歌。旋律间还融入了一个哀怨婉委的女声……

在这部作品中，人性与兽性分别被融化在善与恶两大道德范畴以内。在善的一边，人的世界里有寡妇单文瑛和羊倌赵士元，狼的世界里有一对夫妇和其它一些狼；在恶的一边，人的世界里有队长徐明贵及其他一些人，狼的世界里有一花脸狼等。在这两个道德范畴中间站着主人公杨子悦，是一名研究动物学的教授，因为写了一篇关于“狼性”的论文，被分配到狼窝小屯，一边要应付恶人的批斗与迫害，一边又要时时与野狼遭遇在一起，在人与狼之间，杨子悦深深感受到对付人比对付狼更为可怕。由于道德律对小说结构的制约，他面对的，并不是整个人性的可怕，而是“恶”在人中间的体现。而杨子悦自身站在道德边缘上也无法摆脱“恶”对他的控制，书中“下狼洞掏狼

崽”一章，是杨子悦人格“恶”的暴露，人类的自私、卑琐，以及残忍，既使在被迫害者身上也在所难免。

其它许多篇章也都写得非常精彩、漂亮，象“决战花脸狼”、“狼狗大战”、“兔战凶鹰”、杨子悦想葬身狼腹与老狼的对话等等。尤其“义猫献身”，杨子悦被放逐在荒野上，相伴者一头病牛一只老狼，三个残伤的生命相依为命，仅靠一只义猫，觅来食喂养。那只猫来自一个女人生命的转托，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一双多情的眼睛依依不舍地看着她的主人。这一段写得非常美，独立出来也能成为很精致的短篇作品。那神奇壮观的场面要数“狼兵过”一章。写一个“加强营”五百多只狼威武雄壮地踏过平原，教授被吓痉挛了，群狼却旁若“无物”，秋毫不犯，正常行进。虽说这部长篇小说以写实为主，作家对狼的生活特性的描写也多是出于科学性的，但要把这些情节仅仅当作作品的传奇因素去理解，或是为狼作翻案的根据，那未免有点委屈了。所以我宁愿把它看作是作家对生活的一种诗意态度。

小说中对“人的世界”的描写，同样有许多精采场面。我非常喜欢“瓜棚案件”那一章，描写中弥散了对现实世界的嘲讽。为了教授的一本日记上记录了有关两只狼的生活习惯，被怀疑是“苏修”敌特活动，结果惊动了县公安局与军区部队，派来了大批的公安干警，组织了许多民兵，还动用了摩托车，手榴弹，轻机枪，冲锋枪，军犬和信鸽。这场面令人想起了鲁迅笔下阿Q被捕时的壮观。当时曾有人认为鲁迅的描写只是一种夸张的修辞，鲁迅则不以为然，他认为现实生活中的真相较之艺术讽刺，实在是有过之无不及，如今《狼窝恋》中作家把这种讽

刺置于那荒诞的岁月，显得恰到好处。

刘春友兄在 1989 年秋由北京鲁迅文学院转入复旦大学 89 届作家班学习，还是班上主要班干部——党支部书记，在一些教学活动中，他给我的印象是精明、能干，为人也真诚，所以他能一笔写出这样一部洋洋洒洒二十几万字的长篇来。《狼窝恋》就要出版了，我除了衷心地祝贺他以外，并希望他不断地有新作问世。

1993 年 1 月 12 日于上海新亚公寓

## 目 录

|    |                  |        |
|----|------------------|--------|
| 一  | 护青.....          | ( 1 )  |
| 二  | 第一次遇狼 .....      | ( 10 ) |
| 三  | 老羊倌赵士元 .....     | ( 17 ) |
| 四  | 接连的狼遇 .....      | ( 27 ) |
| 五  | 白脸狼与黑脸狼 .....    | ( 37 ) |
| 六  | 寂寥的夜空 .....      | ( 52 ) |
| 七  | 过年 .....         | ( 76 ) |
| 八  | 恶噩 .....         | ( 85 ) |
| 九  | 求爱 .....         | ( 91 ) |
| 十  | 争取.....          | (104)  |
| 十一 | 爱情.....          | (135)  |
| 十二 | “清明上河图”般的巧云..... | (147)  |
| 十三 | “瓜棚案件”.....      | (162)  |
| 十四 | 承受不住的重活.....     | (201)  |
| 十五 | 狼兵过.....         | (209)  |
| 十六 | 下狼洞.....         | (220)  |
| 十七 | 荆莎蒙难.....        | (229)  |
| 十八 | 犯犴图报 .....       | (236)  |

|     |               |       |
|-----|---------------|-------|
| 十九  | 决战花脸狼·····    | (270) |
| 二十  | 寂静涅槃·····     | (284) |
| 二十一 | 徐明贵充当假英雄····· | (294) |
| 二十二 | 我倒愿意进狼腹了····· | (301) |
| 二十三 | 我和犯犴的忘年交····· | (314) |
| 二十四 | 恶棍被恶狼吃掉·····  | (336) |
| 二十五 | 老犯犴流出眼泪·····  | (374) |



## 一 护 青

我感受到了，我要倒大霉了。

远处，野狼尖厉的嚎叫声不绝于耳，象针扎一般刺着我每一根神经。尤其西北方向，嚎着嚎着，象是十数只聚集在一块儿，哭丧般嚎啕起来。

北面那片幽森的坟地里，一群群萤火虫，有的抱成团，有的扯成线，飞来荡去，说不清它们在干什么，要干什么。陡然，一只猫头鹰怪叫几声，并打我头顶振翅飞过。

夜幔严严，阴霾四起，我的视线望不出多远，犹如给掉进了魔窟，身前身后，身左身右，处处都有鬼魅精灵，令我毛骨悚然。

我蹑蹑没有走出二里路，就再也不敢挪步前行了。巧的是，这里有处坍塌了的破房框，门窗全没有了，只有破败不堪的四面土墙，我一头就钻了进去，蜷缩着身子蹲在了一隅，就再一动也不敢动了。

难怪这儿叫狼窝，野狼竟然这样多啊！

记得刚来时，送我的那两个人临走，那个小个子狡黠的挤挤眼，滋生出一派得意：“哈哈，‘狼性当议’，这回叫杨子

悦跟野狼朝夕当议去吧！”

上午，足够让人胆战心惊数日的批斗会，又合盘映现出来。队长徐明贵恶狠狠地揪住我的衣领：

“你他妈的老不老实？”

“老实，老实！”我颤抖着身子答道。

“你他妈的服不服”

“服，服！”

“听说你他妈和獐三(狼)穿一条连裆裤，有那事儿没有？”

“有，有！”

“操你祖宗！”噔，徐明贵只一拳，把我打出一丈多远，“吧叽”摔个后仰，倒在了那儿。我忍受着疼痛，嘴嚼着苦辣，爬起来跑着迅速回到批斗场，站好。我斜睨一眼地桌上那碗比老虎还可怕得多的酩酊辣椒水，就怕他们真的灌我，那一定比挨打还让人忍受不住啊！据说这是跟日军学的，日军侵占东北时，残酷镇压中国人常用此法。我深知辣椒水的厉害，笃信它的巨大威力。我惊惧的心绪推到巅峰，感到有那种极难支撑的颤栗。这要不是在极其严肃的批斗场，若是我一个人在荒芜的旷野，我可能要大声叫喊出来。然而我在竭力的克制着，心慌而形不乱，努力争取表现好一些，以换得他们一点点的宽容。

我脚跟还没有站稳，民兵排长林大炮在我的臀上“嘭”一脚，又把我面部朝前踹出一丈多远，闹个猪拱地，满嘴啃泥，鼻孔即刻流出殷红的鲜血，溪流般汨汨流淌着。

“打死他！打死他！”薛大虎腾地站立起来，窜到前台，假声娘们气地嚎叫着。

徐明贵大手一挥，神气得很，一张黧黑的窝瓜脸扬向众目睽睽的会场：“打死他容易！”他用一只臭脚在地上反复地辗了辗，然后使劲一跺：“打死他就象辗死只蚂蚁！不过，那太便宜他啦！刘大队长来电话指示说，批斗是触及他的灵魂，肉体要叫獐三去收拾！开完批斗会，晚上就叫他在野外护青。大家知道，我们狼窝虽然是贫穷队，但就是趁獐三，獐三多的是。等獐三把这个反动的家伙吃掉，我们人民这边就胜利了！他们反动派坏蛋那边就垮台完蛋了！是不是呀？”

“是！”几种不同的语调迎合着。

原以为他们在吓唬我，晚上出来，才感到这里确实是狼的世界！

他们这是借刀杀人。当然，借此来证明，狼是恶的，是吃人的，我是错误的。这帮家伙真算坏透了！我恨死他们了！整人也不该这么整！有权！谁给的？用来干什么？

直到拂晓，野狼才停止嚎叫。

阴了一宿的天，雨没有下，天亮时天空象开河的冰块，满天跑泛云。没见朝霞出现，朝阳就冉冉升起，它的四周是一片浅玫瑰色的晨曦。荒原的太阳并不厉害，不象中原一带的夏日，潏热得让人窒息。

我从房框里走出来，举目眺望，四野安谧，什么情况也没有。这时我才感到，荒原白天是人的世界，夜晚是狼的世界。

一夜没合眼，又加上心里恐惧不安，折磨得我精疲力尽。我耷拉着头，边往屯里走边想，这才仅仅一夜，将来的日子该怎么熬呢？

“田里有情况吗？”徐明贵虎着一张脸问。他昨天交待我，晚上走时必须向他请示，早上回屯再向他汇报。

“没有。”

“遇上獐三没有？”

“没有。”

“昨晚夜里西北方向那群野狼嚎叫什么？”

“我不清楚。”

“獐三不是你的好朋友嘛，你怎么不过去和它们亲近亲近？”

他在亵渎我的人格，我没有回他的话。

• 晚上，行前我去请示队长，叫他发指示。徐明贵一时没有启口讲话，他思索半晌，射出了诡谲的目光，狡黠地笑笑：

• “我问你，昨晚在西地里反复溜了吗？”

“反复溜过。”不知徐明贵为什么要这么问，我不得不撒谎。

“那我再问你，南地头有一棵什么树？北地头有两棵什么树？”

啊！犹如轰来一串闷雷，击得我浑身一阵骤冷，一个寒噤跟着一寒噤。暗忖，这家伙还真不好唬弄呢。我解释道：“队长，昨晚我有些害怕，在田里溜时没有留神一旁景物。今晚一定细心，看清楚了再作汇报。”

徐明贵的脸由晴转阴，由阴转冷，他拿双贼溜溜的眼珠斜睨我：“你没看清，这次就不怪罪你了。我告诉你吧，南地头有棵杨树，北地头有两棵榆树。从明天早晨开始，每天回来必须给我折回两种树枝！”

徐明贵的用心，比蝎子还毒啊！

我的心事加重了，从队部出来，边走边思索，昨晚野狼歇斯底里嚎叫什么呢？

任何动物都有它们的语言。狼的思维、语言要照一般动物发达得多。野狼的嚎叫近似人的呼喊，一般是集合，求援，围猎，分食，进攻，争斗，解散，报平安，觅偶，求爱，歌唱诸方面。这时我才陡然明白，昨晚它们是在那儿唱挽啊！

我没有回住处——更宿房，直奔屯外。一入黑黝黝的旷野，就使我烦躁、不安起来。漫无边际的无依无靠的黑夜，不要说有狼，就是没有狼，也会让你感到骨软筋酥般的发痒啊！这样的环境，夜晚一个人在外，到底该怎样生活呢？这就不象在城里了，除了应付批斗、写检查闭门思过没有别的事。难就难在要和活生生的真实的野狼打交道。

野狼，是那么好交往的吗？

我抬起一直低垂的头，望望天空，乌云散尽，繁星闪烁，四野恬静，没有风，没有野狼嚎叫，坟地那边的萤火虫减少了许多。虽然不象昨晚那么畏葸，但我还是不敢奔往西地，就又来到那间破房框，蹲在了里面。

时至子夜，我还蹲在那儿琢磨：两种树枝到底怎么去取呢？这可是队长亲自吩咐的。队长队长，半个皇上，违抗得了吗？在空落寂寥中，我思绪紊乱，辗转反侧。黑黝黝的夜，始终让人有极大的扑朔迷离感。

我正在愁肠百结的凄苦中，就听小屯方向那边的草丛，先是隐隐约约，后来逐渐清晰地传来了悉悉的响动，不是很急，渐渐向我而来。我犹如落入水中的罹难者，又遇上了狂风恶

浪，顿感十分不妙。在纷乱的抑郁中，我判断有这样两种可能：一种是野狼嗅到了我的气味，凑过来伺机扑杀并啖食我；另一种是徐明贵派人来到这儿窥探，怀疑我夜间根本不去看护庄稼，而是藏匿在这里不动弹避风享受。显然，后一种更为可怕，后果不堪设想。

那让人忧心忡忡的声音，离我不甚远时却嘎然终止。凭直觉我判断是只野狼，不是人。因为狼非常狡猾，在弄不清楚情况之前，它是不会冒风险去打无把握之仗的。

“老疙瘩，你不要害怕，我是小老大。”一个温声柔气的女人声音。

鬼！陡然，我一颗惶恐的心颤栗起来，痉挛的眸仁不眨了。时间过去好半天，麻木中的我才又恢复常态，思索起来，深更半夜，又是在荒芜的野外，怎么会出现女人的声音？老疙瘩是谁？小老大又是谁？莫非是天上的仙女，看我孤寂，来跟我做伴儿来啦？不会吧？我能有那么大的福气吗？要真有的话，非到这荒芜的野外做什么？在哈尔滨那样大的地方，享福不是更好吗？还是少作美梦好。凶多吉少，肯定是不祥之兆。这里没有可利用的防卫武器，我顺手抓起两块大土块，等待着，等待着……半晌又没了声音，莫非是那个女人——

徐明贵摇肩晃膀愈发得意咋呼起来，不屑一顾地揪着我的头发向群众：

“对坏蛋应该怎么办呀？”

“打翻在地！”

徐明贵薅着我的头发狠狠地往下按，在我哈腰的瞬间，又猝不及防踹我一脚，我再也站立不住，便趴在了地上。

“打翻在地，还应该怎么办？”

“再踏上一只脚！”

“叫他学狗叫！”薛大虎跟着咋呼，但没人听他的。

徐明贵果然将一只臭脚重重地踏在我的腰间。这时，会场一阵骚动，出现了异样。“打倒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不知什么人呼喊着重。

可能是批斗会到了巅峰，徐明贵让半拉字领呼口号，半拉字就伸长了颈项喊：

“革命不是请客下饭馆，烧酒不能不温不烫！”

“革命不是请客下饭馆，烧酒不能不温不烫！”群众跟着振臂高呼。徐明贵、林大炮呼声最高。

“革命不是请客下饭馆，烧酒不能凉喝要烫！”薛大虎跟不上，他按着口号的大意跟着瞎喊瞎叫瞎呼。

会场一阵哗然，出现了哈哈的笑声。

徐明贵非常气愤，他制止了薛大虎，会场才又严肃起来。

“黑五类比蝎子还毒！他们把我们引到牙（邪）路上去啦！”

“黑五类比蝎子还毒！他们把我们引到牙路上去啦！”群众跟着呼喊。徐明贵、林大炮呼声最响。

薛大虎不敢再呼喊了，但他以老造反派自居，在这种场合下呆不住，边哈哈乐，边自个儿独白：“蝎子，哼！蜈蚣、长虫就没有毒？告诉你们吧，毒都大着呢。见了不赶紧躲，咬着就不得了！”

“宜将乘勇追穷寇（寇）！”

.....

口号呼的糟糕透顶、一塌糊涂。

当我从地上爬起来时，身边多了位年轻妇女，显然她是陪斗的。在忧愤中，我产生了一点点好奇心，这是一位什么样的女人呢？她的政治背景如何？为什么来陪我？她是城里人吗？我很想抬头看看，哪怕只一眼，不管她的衣着打扮如何，就可猜个大概。但我不敢抬头，斜睨一视也不敢。我虽不是批斗会上的老靶子，但已并非新秀，深知批斗会大意不得，要谨慎、老实为上。但我感觉到，那女人身子在抖颤，气喘急促，显然不服。

莫非是她？要是那位妇女，她确实为老大，她年轻自称“小老大”不无道理也讲得过去。那“老疙瘩”是谁呢？噢，瞧我多糊涂！从地字排，我不正在“末”位嘛。

这时，我才将手中的土块扔掉，忐忑忐忑犹犹豫豫抖颤着身子不由自主地迎向她。

虽然是黑夜，但我还是不好意思腼腆地抬起头来。女人高个，婀娜苗条秀气，有大家闺秀的风韵。

她离我不是很近，但也不是很远，双手搭在小腹上默立着，眸仁象晴空中的星星明亮而闪烁，凝视着我，分明是出于关切和同情。她那双传神的明眸，要不是晚上而是白昼，我一定会不好意思红头涨脸举止无错。半晌，她举起双手递给我一把镰刀，一团艾蒿火绳和一盒火柴。这时我才明白，她是特为我来送防狼工具的。

我抖颤着双手象接宝贝一样接过她的馈赠。素昧平生，在这样的境况下，居然还有人敢来关照我。我双唇嚅嚅半天，好象有许多的心里话要向她倾吐，但末了一句也没有道出。我不由抱怨起自己来，怎么只知道怕不知道想办法呢？这时才



感到防狼工具犹如战士手中的钢枪，没有它不行。

她讲她姓单，名字文瑛，家住在小屯西北角两间土房里。她告诉我，野狼最怕火，把艾蒿绳点燃，提着走，狼见了火光就疑虑就怕就不敢往前凑了。她要我大着胆子，怕也没有用，要多想办法对付野狼。实在觉得恐惧发疹心态承受不住，就燃堆篝火，既壮胆又取暖一举多得。

我由衷地感激。这绝不是一般地关照啊！我心窝一阵热，眼眶发了酸，眼泪情不自禁地溢了出来。多么善良的女人啊！

但转念思之，大黑的夜，该叫她回去。并叫她今后不要再做这样的关照。

她把一个窈窕的身段转过去，向着小屯的方向，但刚刚迈出半步，又回眸和我讲，狼窝里狼虽多，但最刁钻的狼还没有出现；屯里最坏的人是徐明贵，要我多提防多加他小心。她告诉我，这里的庄稼从来不失丢，从来不派护青员。他们这是有意加害于我。

她走了，一颗赤诚的心却寄存下来，我吝啬地探出半张脸，双眸如雷达扫瞄跟踪着她的身影。

那修长秀美的身影，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际，始终那么明晰、好看。